

集部

忠正德文集卷六

宋 趙鼎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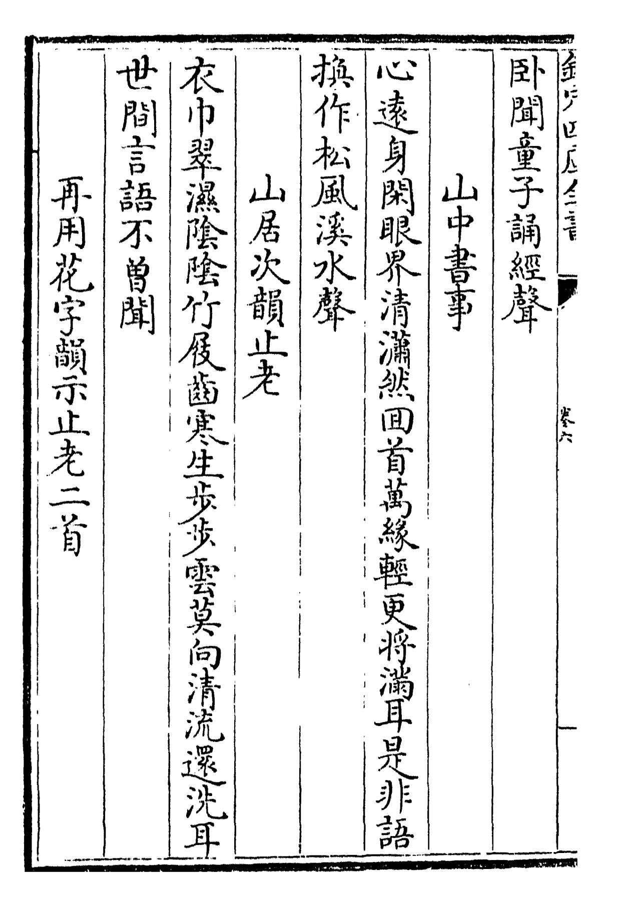
七言絶句

聽琴次退翁韻

夢尋仙子訪瀛洲怨入春泉遶指流酒病着人無物解更煩一鼓為扶頭

正月十八日枕上

空籠疎幔曉寒清小醉醒然不作酲欹枕誰能尋斷夢



臥聞童子誦經聲

山中書事

心遠身閑眼界清瀟然回首萬緣輕更將滿耳是非語換作松風溪水聲

山居次韻止老

衣巾翠濕陰陰竹屐齒寒生步步雲莫向清流還洗耳世間言語不曾聞

再用花字韻示止老二首

靈龍夜吠千年木丹竈光騰九轉砂鶴馭雲軿竟何許
巖前老盡碧桃花
尋師杳隔蓬萊水煉藥長懷勾漏砂聞道高人猶笑此
春風無處不開花

次韻止老見贈

誰是繙經清淨侶毋煩杖屨過前溪不如多置葫蘆酒
直使淵明醉後歸

老媪折山櫻一枝觀其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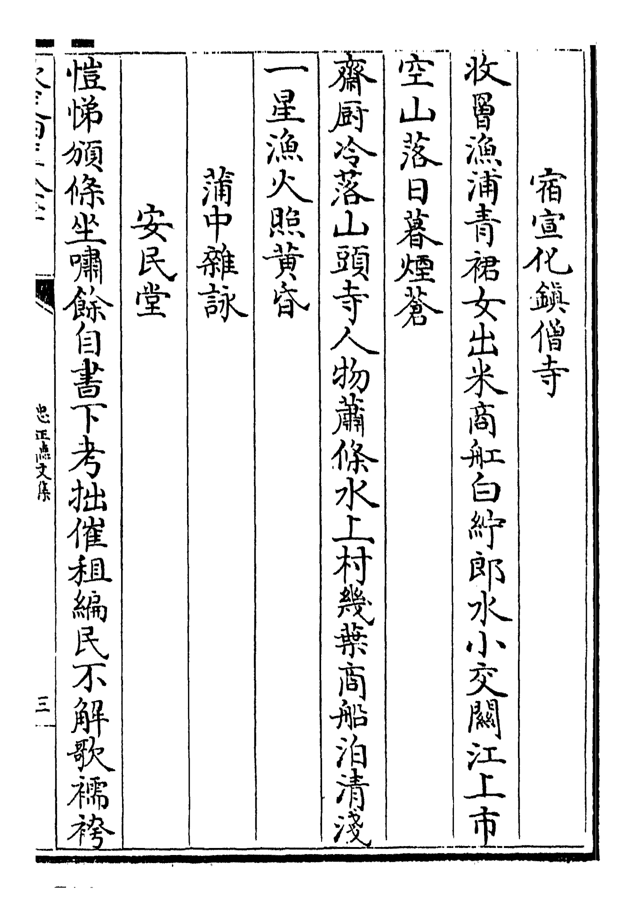
坐看餘香作雪飛春風猶戀折來枝何如就賞芳叢下留到丹丸結實時

有送生鳩者放之使去

山林是處有依棲及此秋晴喚婦歸隨分謀生何厭拙莫因飲啄傍人飛

登第西歸過甘羅廟題詩壁間

初無勲德在生靈徒以遊談致上卿血食官祠尚千載男兒要自勉功名



宿宣化鎮僧寺

收罾漁浦青裙女出米商舡白紵郎水小交闗江上市

空山落日暮煙蒼

齋廚冷落山頭寺人物蕭條水上村幾葉商船泊清淺

一星漁火照黃昏

蒲中雜詠

安民堂

愷悌頒條坐嘯餘自書下考拙催租編民不解歌襦袴

鑿井耕田一事無

吏隱堂

玉麈逍遥岸葛巾鸞釵寳瑟奉清樽寄聲與問鴛行舊何似㸃棲棲金馬門

進思閣府衙

蕭生雅意定何哉何復留情任剸裁但把一杯無事酒幕中年少畫長才

頒樂堂

堂上新音錫燕開坐收和氣入樽罍已應傳聽漁陽摻

客右不無鸚鵡才

賞心亭

玉山頹倒莫來扶富貴功名不讓渠丈舉平生一樽酒

苦逢兒輩議才疎

紅雲閣府園

香風百步錦江秋片斷明霞晚不收幕府諸郎總清麗

一樽相與最風流

名聞堂

有美東吳勝事繁醉翁遺恨阻躋攀只應名聞山河秀亦在先生几案間公嘗除知河中不到名聞有美皆以賜詩得名

逍遥樓

元龍高興絶塵寰笑傲乾坤眼界寛斥鷃鵾鵬俱定分行藏何用倚欄干

白樓府城

寸斷吟腸柰此何臨高懐遠足悲歌若教畫寫凄凉意

東閣郎君語更多

文瑞堂（倅廳繪韓退之栁子厚司馬子長文中子四人像）

辛苦魚蟲老著書一生冷淡笑迂儒何當馬上提三尺去作凌烟大丈夫

建安堂（以茶名）

瀟然一枕北牕凉喚取樵青發嫩香淨洗西州羊炙口要看妙語落氷霜

必種軒

此君風度固蕭然誰解招邀到此軒要識維摩真面目

支離瘦骨寂無言

河山閣提刑司

干戈險阻恃河關禍亂相尋一轉丸千載太平歸有道

牂牁青海盡衣冠

種學軒

詩書千畝浩從横蚕歲勤勞貴筆耕紈袴儒冠定誰飽

年年妻子笑謀生

精思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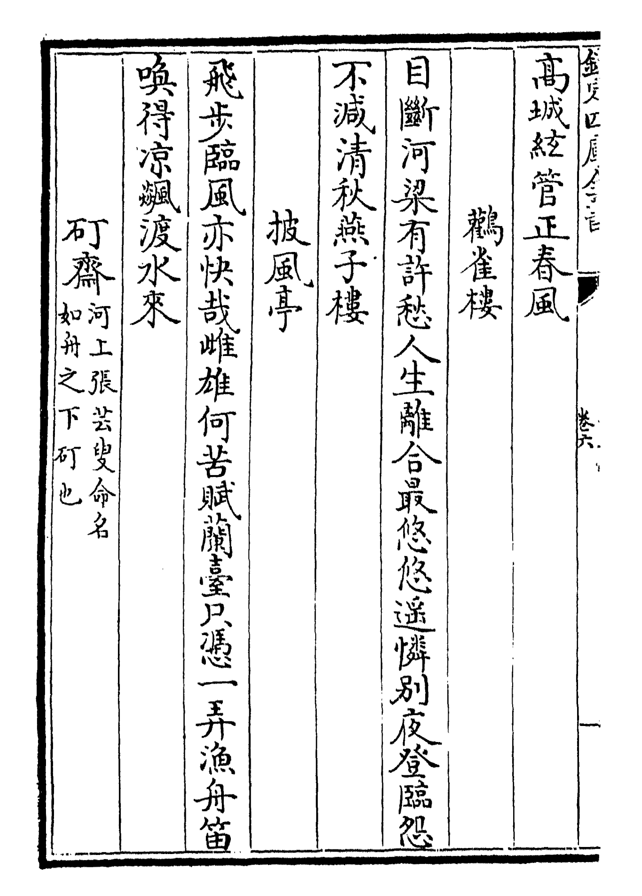
窮年兀兀究遺編聖處工夫也自賢政若甕盬食不足諸生毋誚腹便便

竹軒行香院府官多燕集於此

笙簫聲斷一盃殘翠袖雲鬟共倚欄要藉餘陰清晚醉酸寒莫作子猷看

北閣南衙寺前有周太祖劒甲陵破李守正時世宗駐軍於此故謂之南衙北閣

一時相見萬夫雄蔓草荒陵劒甲空爭戰百年無處問



高城絃管正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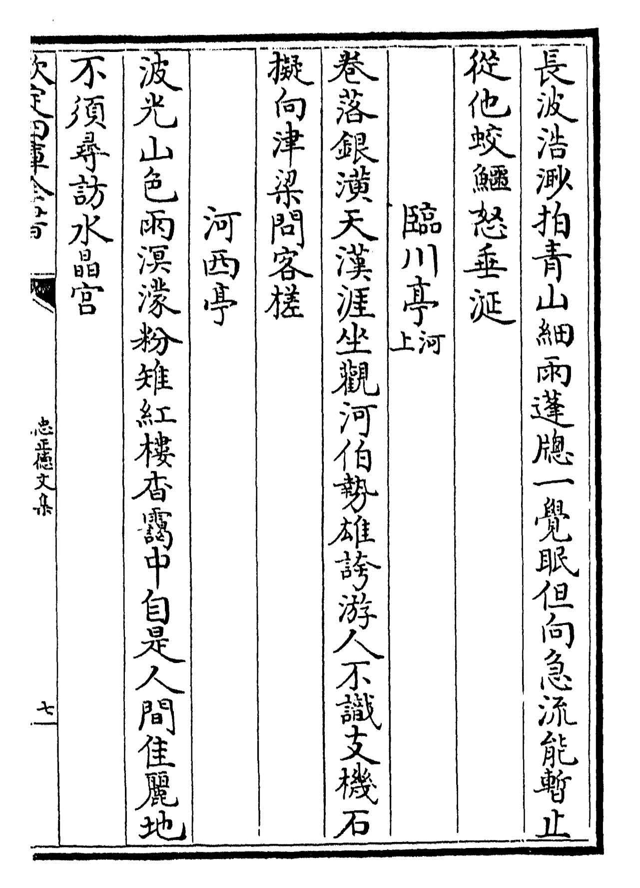
鸛雀樓

目斷河梁有許愁人生離合最悠悠遥憐别夜登臨怨
不減清秋燕子樓

披風亭

飛步臨風亦快哉雌雄何苦賦蘭臺只憑一弄漁舟笛
喚得涼飈渡水來

矴齋 河上張芸叟命名如舟之下矴也



長波浩渺拍青山細雨蓬牕一覺眠但向急流能暫止
從他蛟鱷怒垂涎

臨川亭 河上

卷落銀潢天漢涯坐觀河伯勢雄誇游人不識支機石
擬向津梁問客槎

河西亭

波光山色雨溟濛粉雉紅樓杳靄中自是人間佳麗地
不須尋訪水晶宮

行慶關

振辟鳴鑾萬馬環悲歌應部漢樓船關頭老吏親曾見千丈榮光夜燭天

鐵佛寺寶山閣

波面香風落磬聲夕陽樓殿更分明蓬萊弱水端難到聊與人間作化城

李園城南李武臣景典邊郡有伎人為人所誘而去

射虎將軍竟不侯脫身鋒鏑老菟裘柳枝折盡東風晚

閑對酴醾一醉休

淙玉亭亭在棲巖寺

跳珠濺雪灡空巖疏滌心靈爽氣嚴彷彿瑶臺明月下

佩環聲在水晶簾

逍遥亭

欝欝亭前三四松蒼髯疑是採芝翁歸歟莫作終南卧

無限英雄落彀中

此君亭萬固寺

飄零誰復問平安只得幽人冷眼看流水空山雲暮合此君無乃太清寒

御波亭

泠然我欲御波行身世由來水上萍好笑安期空掇獪猶須赤鯉渡滄溟

王母觀

月下何人唱步虛如聞仙子好樓居五雲縹緲星河闊腸斷青鸞一紙書

面山堂普救寺面山堂郡人劉氏功德院也劉多將帥

老去收身百戰場厭聞鼓吹奏西涼憑君剩把珠簾卷
要與青山共此觴

涵虛閣南城

鶻飛喬樹月臨波彷彿天孫擲夜梭卷盡纖雲風不動
却從直下看星河

南軒南禪寺桂娘墓在其側

璧月沉沉過女墻時聞桂子落天香三山碧海無消息

雙燕歸飛秋色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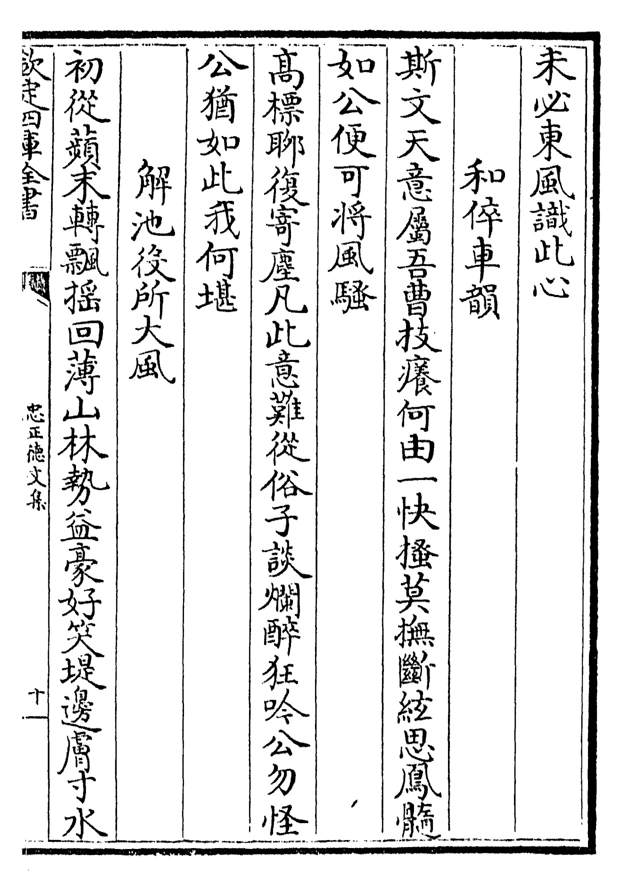
虞鄉道中菊

泣露依煙擬怨誰凄然亦自惜餘姿無人為買蒲城酒正是柔桑葉落時桑落酒蒲中故事也

和通守王元美二絶句

斷無車馬訪閑曹背暖兒童罷抑搔嘆息深林有蘭蕙誰能收拾賦離騷

志士猶來惜寸陰青銅那覺二毛侵留連春色一樽酒



未必東風識此心

和倅車韻

斯文天意屬吾曹技癢何由一快搔莫撫斷絃思鳳髓
如公便可將風騷

高標聊復寄塵凡此意難從俗子談爛醉狂吟公勿怪
公猶如此我何堪

解池役所大風

初從蘋末轉飄搖回薄山林勢益豪好笑堤邊膚寸水

便能平地作波濤

解梁別李氏女子晚宿靜林寺

滿眼西風恨別離路逢蕭寺叩柴扉團欒一聽無生話

更覺前謀種種非

山下人家鷄黍時解鞍那暇拂塵衣宦遊無況田園薄

自問此生何以歸

森森竹樹曉生寒病怯秋衾夢易闌欲駕征鞍慵未起

卧聽漁鼓吼空山

客舍重九

半月征衫困路塵一樽芳酒謾情親心知不是陶彭澤只恐黃花解笑人

揚州竹西亭

路入揚州秋草殘竹西亭上曲欄干而今那復聞歌吹黃葉西風薄暮寒

錦纜牙檣一夢愁行人空羨木蘭舟玉簫吹斷青樓鎖二十四橋風月秋

大明水

咫尺城中膏火煎空山竹柏固蒼然贈君盃酌清心骨此是人間第一泉

秋江晚渡

木落空江淡夕霏疎蓬一葉並漁磯秋風幾許蒓鱸興亦欲臨流喚渡歸

雨夜不寐

西風吹雨夜瀟瀟冷燼殘香共寂寥要作秋江蓬底睡

正宜窻外有芭蕉

泊秦淮雪中一絶

不知門外月波寒但覺樽前酒量寛向道東風莫吹去

暫教楚客作花看

次韻退翁雪中書事

謍郎圖畫展霜綃眩轉寒光鑑影揺更待東風開夜色

月明洛水斷氷消

纖柔醉撚小梅花顧影嬌春玉鳳斜不覺窻前三尺雪

夜風萬里卷龍沙

章臺走馬最多情不怕春衫撲粉英半夜歸來寒夢短

瀟瀟卧聽打牕聲

筆頭造化渺無邊閒道春來思湧泉定向山臺得佳句

濕雲殘雪冷侵天

阻風回舟泊新河口飲李氏酒肆後軒

西風吹面浪如山却並寒沙夜繫船兩日不能離故處

人間岐路敢爭先

八節愁聞上水灘江流東下許艱難青帘招我非無意
端爲疎篷夜枕寒
滿眼豺狼兵火餘我今那暇哭窮途青鞋踏雪江南岸
試覔黃公舊酒壚

泊柴家灣風物宛如北上

雨過平田隴麥青春深桑柘暖煙生恍如身在瀾洄曲
腸斷東風杜宇聲

三衢多碧軒

平生愛山心不足寸碧已復明雙眸暮年得此幽棲地
枕上煙嵐萬疊秋

將至常山先寄諸纫

經年遊宦嘆離羣相見提携數候門一笑相看即無事
徑須歸辦酒盈樽

送張京與之宰解縣

條山涑水是吾家君去重開滿院花邂逅故人相借問
爲言秋鬢點霜華

長堤百里並山回漫漫滄波鑑影開要看天工種明玉
請君少待鹽風來
棲遲出處略相同握手論情一笑逢便作他年林下約
一樽相對兩衰翁
次明仲韻
曾謁祥曦羽蓋黄天衣紛擾御爐香蒙塵草莽干戈隔
坐看邊氛蔽日光
浩浩顛風塵四合漫漫后土水平流無人舉手披雲霧

却放晴曦照九州
塵沙渺渺暗城樓心切堯雲淚欲流慷慨一卮戲下酒
諸郎誰是舞陽侯
一年春事到耕桑遼絶鄉山恨渺茫清夢不成風雨夜
更堪詩思攪饑腸
除吏部郎題建康省中直舍壁
四海茫茫擾戰塵豈無賢俊共經綸可憐傖父今頭白
也作江南第二人

役所書事用山谷韻化韻

武陵歸棹幾重山回首滄波鎖暮煙一寸愁生千萬斛可能容易付湘絃

東風春水湛晴天斜日平林畫素煙不會浮雲亦多事又将飛雨過山前

小閘來時春向深酴醾猶得伴孤斟欲留午枕夢歸去縹緲行雲何處尋

滿馬塵埃嘆滯留空勞魂夢遶南州湧金亭下煙波濶

聊作西湖一段秋

山色於人定有緣髻鬟眉黛巧爭妍何當招我白雲下

坐對蒼崖百尺泉

夜凉波面湧金霞坐覺天香落桂華便合泠然御風去

玉川何待七盌茶

飛橋跨岸飲晴虹雲散風微水月空日日塵沙困鞍馬

暫留身在廣寒宮

臺高山遠淡如無愁極羈人念索居一任東風吹鬢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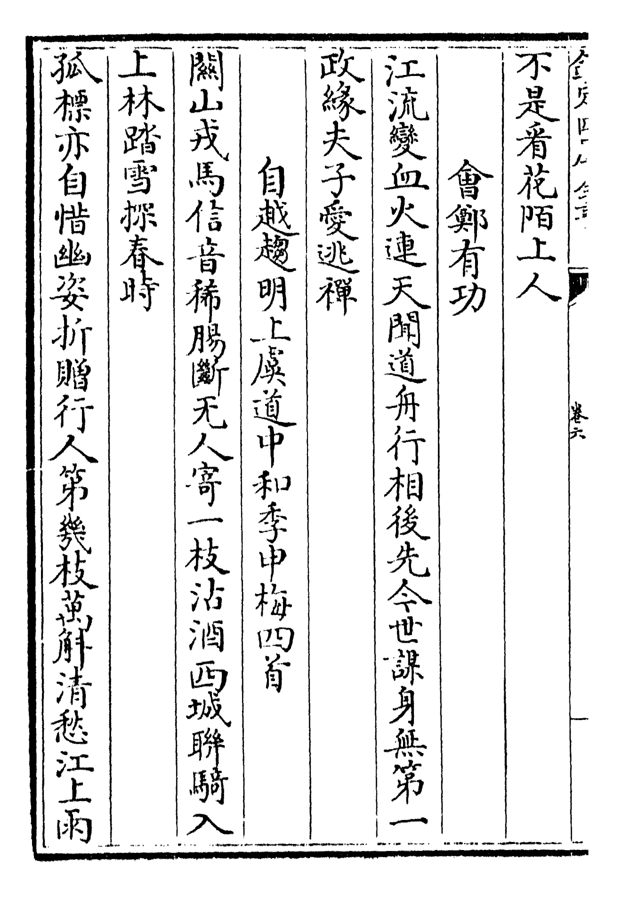
瀟灑蓬蓀不禁秋

風墮何能續斷絃只憑樽酒送彫年仙人示我長生術
除却醉鄉非洞天

宦學平生着意深要從黄卷古人尋功名富貴非吾事
只有淵明會此心

昨非今是若為論有媿悠悠出岫雲老鶴乘軒本無意
何妨飲啄混鷄羣

浩蕩東風卷送春嬌鶯雛燕謾爭新此心自有青山約



不是看花陌上人

會鄭有功

江流變血火連天閙道舟行相後先今世謀身無第一

政緣夫子愛逃禪

自越趨明上虞道中和李中梅四首

關山戎馬信音稀腸斷无人寄一枝沽酒西城聯騎入

上林踏雪探春時

孤標亦自惜幽姿折贈行人第幾枝萬斛清愁江上雨

曾看結子欲黃時

玉瘦香寒不自持瀟然冷蘂暗䟽枝向來幾許閑花木

及見春光爛漫時

天與清芬心自知叢林深處出纖枝發明無限春消息

正是風霜作惡時

自四明田越宿通明堰下

短棹還隨海浪田通明堰下小徘徊東風吹落篷窓雨

點點春愁枕上來

彦文携玉友見過出示致道小詩因次其韻

一壺春色玉生光最愛霏霏遶鼻香淺醉不禁衣袖冷幽林風雨夜蒼凉

仙官新拜舊詞臣林下相逢又一人勿謂滄浪清可濯此心原自絶纖塵

於世無功懶據鞍誅茅種竹老空山不應天與静中趣自是人容拙者閑

無題

膠膠身世竟何窮急電飛花過眼空惟有離愁推不去五更孤枕角聲中

再書一絶

吳九何如黄四娘能令詩老醉顛狂可憐去歲花前客戎馬塵埃兩鬢霜

元長謁仲長彦文贈以樽酒

杖頭挑取一壺春要使朱顔日日新何必稽山尋賀老風流俱是謫仙人

范元長寄示劉野夫滿庭芳曲因用其語戲呈

暮年身計酒葫蘆定是前身劉野夫他日爛柯山下見儼然一部黑髭鬚

次韻元長觀梅三首

曳杖山間自探春雨餘梅意已清新兵戎草草傷淪落一醉花前有幾人

種柳栽花舊惜春不知春色為誰新年年青眼樽前客只有寒梅是故人

歸來醉撚一枝春照影涼蟾過雨新不似霸陵愁醉尉

穿雲渡水寂無人

建康得家書寄元長觀梅詩因次其韻

東風一紙平安信開道黄岡春已來傳語吳生好看客

梅花應似去年開

枕上

市樓春睡厭都城車轂喧喧枕上聲此夜客情還冷淡

一林風露夏雞鳴

夢覺

竹枕藤床一室虛松風瑟瑟夢驚餘破牕猶有流螢渡老我疎慵不讀書

老去人憐百病攻平生感慨竟誰同須知一點懸懸念不在功名富貴中

虛牕午夜月朦朧推枕蕭然百念空更問幽人洗心法二年魂夢水聲中

泊白鷺洲時辛道宗兵潰犯金陵境上金陵守

不得入

脫迹干戈幸再生時時心折夢圍城南來客枕能安否更作江湖盜賊驚

城頭傳令揮軍麾城外行人淚滿衣處處悲風吹戰角沙洲白鷺莫驚飛

月滿滄江風水清沉沉氷鑑照孤城何人心緒猶無事醉卧船舷一笛横

泊盈川步頭舟中酌酒五首

那知亂後年光促但覺春來酒味長烱烱新蟾照人白恨無雙竹倩孫郎
空籠影照琉璃滑鴻洞聲傳鐘鼓長便買扁舟作家宅風流千載謝三郎
飛揚跋扈令安取放浪酣歌亦所長曽醉西湖春色杳傳聲江上問諸郎
蒼蒼烟晝千巖秀泛泛花流一水長會向武陵尋避世此身已是捕魚郎

收功不在干戈衆和議元非計策長聞道搜賢徧南國
要令四裔識周郎
乙卯秋聞右相平楊么作絶句寄之
一掃湖湘氛祲消坐令愁嘆變歌謡何當早駕風帆下
來看錢塘八月潮
丁酉春紹興書懷 按忠以紹興六年丙辰冬除知紹興酉字當是巳字之誤
賀監湖邊樹樹花東風隨意作紛華那知老守懷歸切
隴水秦雲是我家

送張汝霖糾左馮翊六絶

風流幕府固多閑冷落曹司絶往還舉酒高樓誰作伴何妨借取華州山

平嶽亭高一望間煙霞縹緲揖飛仙請君直跨剛風騎去折山頭十丈蓮

堂前雙樹小桃枝曾看芳英落酒巵要識當時花下客鬢毛衰颯病支離

花發城南苑路迷衫裁白紵馬如飛月明洛水黄昏後

猶有遊人喚渡歸
甕面浮醅玉雪光陶巾猶帶漉時香何當分我臘餘味
試潑樽前舊態狂
平時三輔盛他邦白面青山意氣郎落魄朋遊那復問
更將苦語話離腸

病愈

支離瘦骨怯寒侵霧雨溟溟山更深醫國無功還自治
暮年藥裏最關心

獨坐東軒

雲山環合户深關中有幽人竟日閑好在窓前數竿竹與君相伴老山間

潮陽容老出游閩浙過泉南當謁湯老禪師因寄四句偈

老矣潮州韓吏部饑飡渴飲似當年明明月夜長相照莫怪無書寄大顛

吉陽寄李泰發

海風吹浪去如飛離毋山高日出遲此意此情誰會得因書寫與故人知

詩餘

醉蓬萊慶壽

破新正春到五葉堯蓂弄芳初秀剪綵然膏燦華筵如畫家慶圖中老萊堂上競祝翁遐壽喜氣歡容光生玉斝香霏金獸　誰會高情淡然聲利一笑塵寰萬緣何有解組歸來訪漁樵朋友華髮蒼顏任從老去但此情

依舊歲歲年年花前月下一樽芳酒

燕歸梁　為人生日作

綽約彤霞降紫霄是仙子風標緗裙明珮響瓊瑤散馥郁暗香飄　小春十月寒猶淺粉弄梅梢秦樓風月待吹簫舞雙鶴醉蟠桃

畫堂春　春日

空籠簾影隔垂楊夢回芳草池塘杏花枝上蝶雙雙春晝初長　强理雲鬟臨照暗彈粉淚沾裳自憐容艷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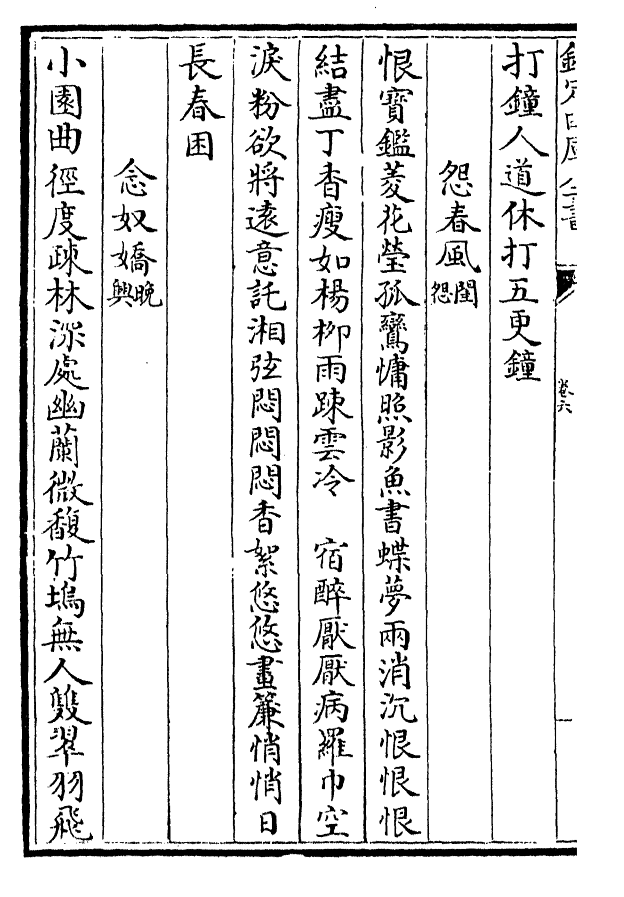
流光無限思量

醉桃園晚春

青春不與花為主花正開時春暮花下醉眠休許看取春歸去　鶯愁蝶怨春知否欲問春歸何處只有一樽芳醑留得青春住

少年遊山中送春

三月正當三十日愁殺醉吟翁可奈青春太無情甚歸去苦匆匆　共君今夜不須𨡆樽酒且從容說與樓頭



打鐘人道休打五更鐘

怨春風 閨怨

恨寶鑑菱花瑩孤鸞慵照影魚書蝶夢兩消沉恨恨恨結盡丁香瘦如楊柳雨踈雲冷 宿醉厭厭病羅巾空淚粉欲將遠意託湘弦悶悶悶香絮悠悠畫簾悄悄日長春困

念奴嬌 晚興

小園曲徑度踈林深處幽蘭微馥竹塢無人雙翠羽飛

觸珊珊寒玉更欲題詩晚來孤興卻恐傷幽獨不如花下一樽芳酒相屬　慨念故國風流楊花春夢短黃粱初熟卷白千觴須勸我洗此胸中榮辱醉揖南山一聲清嘯休把離騷讀遲留歸去月明猶掛喬木

賀聖朝

斷霞收盡黃昏雨梧桐疎樹簾籠不卷夜沉沉鎖一庭風露　天涯人遠心期夢悄苦長宵難度知他窓外促織兒有許多言語

蝶戀花　河中作

盡日東風吹綠樹。向晚輕寒，數點催花雨。年少凄涼天付與。更堪春思縈離緒。　臨水高樓攜酒處。曾倚哀弦，歌斷黃金縷。樓下水流何處去。憑欄目送蒼雲暮。

減字木蘭花　和倅車韻倅將還闕因以送之

筆端紅翠。造化工夫春有意。雲夢涵胸。好去蓬山十二重。　天街追騎。催喚謫仙泥樣醉。電掃雲空。百斛明珠咳唾中。

水調歌頭 甲辰九月十五日夜飲獨樂見山臺坐中

屋下踈流水屋上列青山先生跨鶴何處杳窕白雲閑採藥當年三徑只有長松綠竹霜吹晩蕭然舉酒高臺上彷彿揖羣仙　轉銀漢飛寳鑑溢清寒金波萬頃不動人在玉壺寛我唱君起舞要把嫦娥留住相送一盃殘醉笑拂衣去一笑渺人寰

虞美人令 送信道舅先歸桐宫

䰟消目斷闗山路曽送雕鞍去而今留滯古燕京還是

一樽芳酒送君行　吾廬好在條山曲三徑應蕪沒誅茅為我補東籬會待新春殘臈也來歸

好事近　雪中携酒過元長

春色遍天涯寒谷未知消息且共一樽芳酒看東風飛雪　太平遺老洞霄翁相對兩華髮一任醉魂飛去訪瓊瑶宫闕

又　次前韻

羈旅轉飛蓬投老未知休息却念故園春事舞殘紅飛

雪　危樓高處望天涯一抹山如髮只有舊時凉月照

清伊雙闕

又再次前韻

一炷鼻端香方寸浪平風息汲取玉池春水點紅爐微

雪　年來都以酒相妨尺退進毫髮却道醉鄉深處是

三山神闕

又再次前韻

煙霧鎖青冥直上九闕一息姑射有人相挽瑩肌膚氷

雪　騎鯨却下大荒來天風亂吹髮慨念故人非是漫塵埃城闕

鷓鴣天　客裏逢春

客路那知歲序移忽驚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涼地記得當年全盛時　花弄影月流輝水晶宮殿五雲飛分明一覺華胥夢回首東風淚滿衣

望海潮　八月十五日錢塘觀潮

雙峰遥促回瀾奔注茫茫濺雨飛沙霜凛劒戈風生陣

馬如閧萬鼓齊撾兒戲笑夫差漫水犀强弩一戰魚蝦依舊羣龍怒卷銀漢下天涯　雷驅電熾雄夸似雲垂鵬背雪噴鯨牙須臾變滅天容水色瓊田萬頃無瑕俗眼但驚嗟試望中彷彿三島烟霞舊隱依然幾時歸去泛靈槎

河傳 秋夜旅懷

秋光向晚歎羈遊坐見年華將換一紙素書擬託南來征鴈奈雪深天更遠　東窻皓月今宵滿淺酒芳樽暫

倩嫦娥伴應念夜長旅枕孤衾不暖便莫教清影轉

浪淘沙九日會飲分得鴈

霜露日淒涼北鴈南翔驚風吹起不成行弔影滄浪何限恨日暮天長　為爾惜流光還是重陽故人何處𤓰危檣寄我相思千點淚真過瀟湘

浣溪沙送邢子友

惜别懷歸老不禁一年春事柳陰陰日下長安何處是碧雲深　已恨梅花疎遠信休倩桃葉怨遺音一醉東

風分手去兩驚心

賀聖朝 丙辰歲生日作

花光燭影春容媚香生和氣紛紛兒女拜翁前勸犀樽

金醴 家釀名出真誥 淩煙圖畫王侯富貴非翁雅意願翁早

早乞身歸對青山沉醉

西江月 福唐別故人

世態浮雲易變時光飛箭難留五年重見海東頭只有

交情似舊 未盡別來深意難堪老去離愁青山迢遞

水悠悠明日扁舟病酒

洞仙歌

空山雨過月色浮新釀把盞無人共心賞漫悲吟獨自撚斷霜鬚還就寢秋入孤衾漸爽　可憐窻外竹不怕西風一夜瀟瀟弄疎響奈此九回腸萬斛清愁何處邈如天樣縱隴水秦雲阻歸音便不許時閒夢中尋訪

琴調相思令思歸詞

歸去來歸去來昨夜東風吹夢回家山安在哉　酒一

杯復一杯準擬愁懷待酒開愁多腸九廻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正德文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謄録貢生臣郭墉

忠正德文集卷七

宋 趙鼎 撰

建炎筆録

建炎三年己酉歳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衛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車駕在維揚　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為然上獨憂之是日遣劉正彦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宫往杭州

是晚出門　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　初三日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黄門馳騎告急上即日出門渡江幸浙西　十二日車駕至杭　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衢是月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除尚書右丞宰相黄潛善汪伯彦並罷

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　初五日苗傅劉正彦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成明受之禍是日某

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　初七日是夜明受赦過　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召赴都堂審察仍令閤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二人右司員外郎黃槩以某應詔　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催赴行在所　二十八日發衢州趨行在所

四月車駕在杭州　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誓書鐵券充京西制置使

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至乃入門　初三日苗傅劉正彦引兵拒韓世忠於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　初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入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　初五日知樞密院事張浚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至　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頤浩簽書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尋入相浚獨留泊明受之

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顒浩劉光世既而韓世忠自淮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轓間道入杭貽書執政且詰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為皇太弟總兵北伐皇子為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隆祐難之遂謫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顒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尋以翰林學士李邴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鄭㲄簽書樞密院馮轓者前此

既預返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　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勲員外郎　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遂遣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彦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　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水陸從便　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為行宫　十五日真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為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

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衞之而出上初聞憂甚
遣統制官王𤫉提兵往平其事𤫉始渡江浚已歸矣
十八日浚歸初得真州報有旨罷知樞密院既歸仍舊
六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先是以黄縣薦得旨上
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對于
行宫　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
條具時政闕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召和氣者是日韓
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　十五日浚進

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趙某令
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陜宣撫使議以某為主管
機宜文字即始薦之意也　二十日某蒙恩除左司諫
先有旨奏事未對間有是命
七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復
記　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旉簽書
樞密院鄭瑴薨於位參知政事李邴罷資政殿學士王
綯除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　十三日執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内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閑慢細務常程注授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院滕康除資政殿學士主行其事吏部尚書劉珏除資政殿學士副之恩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　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議巡幸岳鄂吴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幾聲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吴越為便遂改前議　十三日

宣制右僕射呂頤浩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杜充拜右
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以委寄之重
恐其意未滿遂拜相　十四日執政率百官迎太廟神
主於清涼寺　十六日天寧觀辭太廟神御是日有詔
以二十六日韋浙西留右僕射充鎮守建康劉光世屯
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瓅屯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
劉韓各提重兵畏充嚴峻論説紛紛已而光世移屯江
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統者王瓅及其舊

部曲陳淬岳飛數頭項而已　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　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至平江侍從臺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　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　二十八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　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口　初二日車駕發鎮江　初六日車駕至平江　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

謂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　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　二十五日降旨幸越　二十八日百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　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　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置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　初十日車駕至杭　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　十七日某

渡錢塘出陸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　初三日冬至是日頒巡幸赦　初六日報潭州軍變　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又一項由陳蔡趨蘄黄　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　十九日出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温成皇后也步軍閤勍自京師奉迎至　二十一日對始至榻前上即謂某曰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離洪之虔州矣　二十

二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迎敵緩急登海舟以避從之　二十三日黄牓幸浙西迎敵詔士民讀之有流涕者　二十五日車駕進發從官從後節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報金人犯廣德車駕復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戰江上王𤫉不策應是致軍敗　二十六日車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

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　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

堰舟船擁併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　初四日車駕至明州　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士作閙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即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岸朝廷以為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即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

去留訴於皇城司内侍陳宥宥率衆入同禀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宥迎諸公言之衞士立砌下人既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間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遏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為亂也　初十日某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　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為首者餘皆分隷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衛門外衞士盡廢　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　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

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擐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别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　十七日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接之因令

宗尹盡護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　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仲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劉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領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暉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仲所携國書語極不遜　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嵊縣先是車駕發越州以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

浙東制置使俊既勾回罷制使復以李鄴為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廸奏仲荀所遣錢塘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刼蕭山而去又信州報敵破撫州擄知州王仲山歸洪州需金銀來贖乃以仲山之子為撫倅使之括取撫州之物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夾沙渡對岸下寨我為備甚嚴敵時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殺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晝對江拽陣而去五軍旗幟一一可數把隘兵相賀云敵退矣

不知其紿也是夜用數十舟載馬百餘匹橫江直渡丈備不及因致潰散其餘敵騎皆浮而濟以江水極淺故也充欲領衆歸行在今既路阻不能歸矣是晚顧浩與宗尹書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州報敵犯吉州境知州楊淵而下棄城而去　二十二日報敵騎於十八日巳時過錢塘江在魚浦至十九日騎渡絕不知其數是日得旨發回晚復登舟　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風鼓浪舟反側不定凡三日方止　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洋

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下得當直兵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

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尹入見舟中是日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即諸舟起碇而發御舟以紅絲纓為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即以參字樞密即以樞字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揷之舟尾　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盡海上即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

建炎四年庚戌歲

正月初一日車駕在海道　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　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　初四日同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崈禮太常少卿陳戩及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舟中問聖體是時扈從泛海者執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鄭望之給事中汪藻皆未到　初六日台州報敵犯四明　初七日張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下俊大開城門遣精

兵用長鎗突出血戰殺近千人得帶鐶首領二級是夜敵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退歸行在且以二級來獻

初十日聞俊已引軍趨台州是日聞越守李鄴投拜又聞韓世忠奏乞留青龍鎮以待邀擊　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浙東安撫使張思正充招撫使欲其緩急得以自如也是日聞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離任所先是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當繁劇遂易處州既而有佑之者其事遂寢至敵犯餘杭朝廷乃令押

米綱離州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十五日張俊至於是扈衛軍稍振先是同宰執會食金鼇山寺宗尹私謂某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錫賚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某歸草奏條思之恐亦有說後乃聞上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禁衛獨中軍辛永宗有兵數千而姚端即御營使頤浩之親兵將其衆獨盛所以優其禮遇以明受為戒也　十六日報敵以十三日入四明又見茶司備到仲山公文

稱金人已於十二月二十間離洪州殺城中老小七萬餘人由表之潭矣　十七日報吉州太和縣村民收得嘉國惠徽朱夫人先是劉珏滕康有奏待罪云除太后賢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餘舟船並未到　十九日御舟發章安夜泊松門　二十一日御舟入温州港　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　二十三日御舟在管頭中書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后問安使兼兩浙等路撫諭洪州御史臺備中使臣尹希申初黄州關報金人侵犯從衛

三省移赴虔州至吉州太和縣統制楊惟忠後軍作亂次日前軍作亂一行老小并内人被敵殺害者甚衆臺吏監衍等十餘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及録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屬邑取金銀牛馬等　二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諭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洪州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棄盡宫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

珏差李回廬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見即令天下事有二敵退後如何萬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泊樂灣避管頭台州之路　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二月車駕在温州港　初一日御舟移泊温州江心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題額

是日押米綱使臣蘓童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　初五日對於江心寺　初六日聞敵犯昌國敵舟欲相襲為張公裕以大舶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　初九日昭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宫登融成洞天福地天慶即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　初十日吕頥浩在假以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　十二日宣押頥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兵退　十七日車駕幸温州城駐蹕州治某遷入

州中陳氏之居　二十一日對再薦吴表臣初至温對江心寺即薦温人吴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閲三吴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宦於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真州向子忞言昨離真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為韓世忠兵所刼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聞杜充之報不食

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須赦回鑾某因論數赦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　二十四日同直奏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目云返都吳會之詔議者皆為太遽以未知吳中消息也三月車駕在温州　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發某力言其未可　初六日有旨未行俟至月半　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内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軍皆不

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　十二日浙西人皆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即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即日引衆遁去二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初蘇人恃宣司以為安敵至欲遁而舟船悉為軍兵擄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敵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始入城殺人少頃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七日下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離杭火十餘日方罷是日又

聞知秀州程俱為宣司所囚初杭州既破敵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邦不敢專輒即解赴宣司又慮凡襲即遁出州外村落間一職官權州遣吏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趨闕尋為宣司勾捉而去幾為所斬巳而放出之乃劾於朝也　十四日降旨移蹕越州　十八日車駕詣天慶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駕回登舟　十九日御舟發溫州著淺行數里而止　二十日御舟至管頭　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

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　二十三日風順諸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歌唱之聲謂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即二十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　二十七日御舟發章安　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濟院下　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

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　初二日御舟至明州晚同直桑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乞同對問聖體至是指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　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船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相枕籍悬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惻然動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　十一日車駕至越是月左僕射呂頤浩罷

後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議辛企宗建節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節旄乎范覺民歎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吕頤浩再相兩辭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督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羣寇上下憂疑在今最為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進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一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闕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忠正德文集卷八

宋 趙鼎 撰

丙辰筆錄

紹興六年丙辰歲

八月某日下詔巡幸沿江先是諸路探報金與賊合謀今秋復有南侵之意且以調發大兵屯駐淮上上欲前期順動免緩急倉卒之患議以秦檜孟庾充留守尋除檜萬壽觀使充留守庾提舉醴泉觀同留守以知臨安

府梁汝嘉充巡幸隨軍都轉運使百司並留臨安常程
行遣聽留司與决所不可决者申行在所先差兵部尚
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工部侍
郎趙霈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權户部侍郎王俣起居
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左司
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檢詳王廸太常少卿林
季仲吏部員外郎黄次山鄭士彦户部員外郎周聿比
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黄積厚扈從祠部郎官熊

彥詩司勳郎官王良存秘書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屬官從行而解潛以馬軍司兼權殿前司公事劉錡權提舉宿衛親兵同總護衛之職行營中護右軍統制巨師古以所部充前軍趙密充中軍馬軍司兵馬原本闕名充後軍以侍御史周秘御舟前彈壓監察御史趙渙御舟後彈壓

九月初一日車駕發臨安是日先詣上天竺燒香為二聖祈福執政從官扈從建國乘馬行於輦後回幸下天

竺進膳宰執賜素食駕至靈隱北山雲起雷震㣲雨作
少頃即止薄晚還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稅亭下迫暮雷
電大作是日駕過中竺有卒執黃旗道左即岳侯却敵
虢州寄治盧氏縣捷奏也至上竺黃旗進入岳遣將王
貴郝政董先引兵破之獲糧十五萬斛　初二日發北
郭亭晚泊臨平鎮奏事舟中方論奏岳飛之捷上顧謂
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
守之計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知

後段如何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終日夜大風雨止北風舟行稍緩　初三日發臨平晚過長安閘德遠仲古見訪小飲閱王存吳進人馬存進沂中將部兵二千還臨安聽留司使喚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稱善曰一好漢進開知剌好漢吳進四字作褶心每閱兵即披之示衆夜泊崇德縣令趙涣之對舟中上巡幸所過必延見守令省風俗問民疾苦也　初四日發崇德晚泊皂林風稍止兩浙漕臣張澄劄

子以御舟比舊稍高所過橋梁多礙時暫拆去利害甚小准平江府水門亦當少拆駐蹕城闉所係恐不應輕毀且劄子進入得旨水門外進輦入城更不拆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上曰兵家不無緣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非為核實有否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既至伊洛則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來常有往

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兩河人呼為梁小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屈力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頗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

常如今日臣等願竭駑鈍裨佐萬一進呈周秘奏狀以解潛劉錡各引無旗號舟船入禁園且妄申朝廷去御舟五十里遠得旨潛錡各罰銅八斤德遠仲古過舟中小飲得洙輩書報初四日已發舟出門將往德清也初六日發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進呈漕司按崇德令趙渙之罪狀先是言者論其排辦奉迎車駕事多騷擾下有司體訪雖不如言者之甚亦不為無罪得旨先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渙之昨日奏對問以民間疾

苦曰無問以户口登耗租賦多寡亦不能對方今多事
民間豈無疾苦可言而涣之乃云朝廷仁政寬恤民頗
安業此諂諛之言也為令若此將安用之夜得洙輩書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復商州
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隆解之安邑人敵
犯河解隆與其兄糾率鄉民屢與敵戰兄為敵獲大罵
而死隆收殘衆轉戰入蜀隸吳玠麾下數立功且遣人
赴闕陳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則可以經

營關中尋命知商州俾與金守郭浩經營收復今則岳飛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關西之名將也頃歲夏人犯平夏城涇原帥章楶命成守之被圍半月餘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急報至哲廟頗以為憂而楶每奏平夏決保無虞乞少寬聖慮敵退楶遂召還哲宗問以城守方略楶曰初無他術但如郭成輩皆一路精選俾守一城知其可保也楶浙人起諸生及作帥頗有可稱种師道師中皆出其幕府又嘗薦師道於哲宗云師道拙訥如

不能言及與之從容論議動中機會他日必為朝廷名將帥靖康初師道入樞府淵聖嘗問曰在小官時頗有見知者否師道以渠薦章進入淵聖歎渠知人以其二孫茂藎並為寺監丞晚泊吳江縣張俊遣其屬史愿韓世忠遣其屬張偁來稟議愿言俊營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戰士二萬俊時親負土以率將士且乞應副樓櫓并發江東西壯城兵以助役也　初八日發吳江午至平江府換小舟入門從梁汝嘉所請也泊姑

蘸館進輦入行宮駐蹕以府治為行宮以提刑司為三省密院以簽判廳為左相府第以提舉茶司為右相府第以檢法廳為簽書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趙伯牛破雷德通寨捷報德通德進之弟德進據險久為湖北之患自楊么之敗其勢稍弱遂為部將所殺以其衆歸德通猶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張觷與伯牛同謀也　初九日後殿奏事上曰數日泊舟之後卿等或不奏事即與諸將理會軍器想不如法但為美觀全

不適用可進甲葉數百副當爲指教穿𦃃并其旗號等悉爲整頓別作一隊卿等試觀或可用即以此行之諸軍也及言韓世忠入覲犒設激賞之物宜依例備之恐不久留某進曰世忠來日恐到當便入對世忠必有所請如錢糧軍馬之類陛下但諭令與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盡言如陛下曲折詢訪必自有說臣竊謂世忠既城楚與髙郵地利甚便今張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長揚州一帶敵決不敢犯則世忠一

軍包裹在内最為安穩但自濠以西並劉光世地分光
世孤軍萬一重兵侵犯韓張兩人能為出師牽制否不
然徒為自守之計朝廷何賴上以為然是日諸處探報
皆云劉麟自往河北乞兵回北又遣官再往矣　初十
日詣天寧寺開啟行香得收復順州捷奏順州昔之伊
陽縣也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為驍銳邑人
號為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㷲河將會㷲帥劉法出兵
總安城深入敵境為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

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進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進時為京西將河南尹王襄遠遁進以洛兵保伊陽自固洛之士民避難者多依之進死兄興代之兄弟相繼累歲一方寇盜為之屏息固護陵寢為有功焉劉豫僭逆數遣兵攻之興介處一隅與朝廷隔絶寡援糧乏退保太和鎮興死其子琮代之數遣人間道告於朝廷求兵糧為助而地

遠不能及也琮勢益弱遂以餘衆歸襄陽依李橫由是伊陽太和一帶險要盡棄之敵境矣岳飛至襄陽遣將王貴直擣盧氏據之乃分兵西取商州東由欒川縣西碧潭太和鎮以取伊陽也伊陽去洛才百餘里是日韓世忠入門晚赴内殿入見　十一日進呈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以車駕時巡乞扈從降詔不允奏事巳上曰世忠之來當有錫賚上起離御座引宰執就觀所賜之物凡十合如繡珍珠甕領綉戰袍馬價珠頭巾鐶玉腰

倏回紋刀皆奇物并紵絲𧜟蒲衣著數十匹金酒器四百餘兩名馬鞍韉等某等進曰陛下待遇諸將如此之厚聖意豈徒然哉上曰禁中所有物別無用處止備激賞將士耳晚世忠到堂謝賜物徽有酒色云上以所賜金器酌之十餘盃不敢辭也并其隨行背嵬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賜束帶并十兩金盃一隻因賜之酒而世忠之姪秉義郎彥仰面授閤門祇候以其新自鄜延遠歸也世忠叙謝再三徐曰世忠寒賤人也合受凍餓今乃

蒙被厚恩如此自顧此身未知死所也　十二日後殿常朝自上即位以來止御後殿更不行前殿之禮以二聖未還意有所避也留身奏世忠之來計當奏陳邊事方畧上曰世忠無他語但云欲與宰執議定乞與宰執同對卿與更子細詰問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欲張俊築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軍一擊便見得失今日得城明日得縣無益也竊恐勞役之久別有事生耳臣之愚見若初議遣俊等渡江徑之淮

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則進否則退歸出入不常使敵罔測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築山寨亦復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敵已有動息欲守則無地可歸欲戰則不保必勝臣已嘗與張浚等商量若只築一小堡可屯萬人選精鋭守之刼寨腰截斷糧道等皆可為之大軍依舊坐據長江之險敵既不能遽渡則不無回顧之慮如此似為穩當上以為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議論但以岳飛牽

制於後敵若抽兵稍廻山東空缺則世忠必再為淮徐之舉敵且自救不暇安能窺吾淮甸使俊築一堅城池屯軍淮上臨宿亳敵且疲於奔命此恢復之端也浚此策甚善但臣之所慮今冬防托數月之事俟來春更築一堡不失為此計耳自古用兵變化不同初無定論然先議守而後論戰乃保萬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樞謁韓世忠就其後圃置酒七行世忠之圃即章子厚園池昔蘇子美之滄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營葺所費

不背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洎放還寄居嚴之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一人在側羣妾方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顧藉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坐間右揆屢叩世忠進取方畧世忠終不盡言但云與相公屢言之而其意不過欲令張俊先為一著渠欲乘隙而動即易為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不肯合謀耳金字遞備坐探報撒岳飛明遠斥堠擇利進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龍虎軍由李固渡

過河凡渡四晝夜精兵三萬餘人内分騎兵一萬之京西以應岳飛也　十三日進呈已降指揮依四年例燕犒諸軍將佐檢正張宗元上殿遣詣建康太平撫勞劉光世張俊兩軍老小仍將在寨人點檢整頓結成隊伍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十四日進呈右司諫王縉奏狀乞罷平江府營造恐妨農時也從之批旨韓世忠非晚朝辭可特賜御筵差入内内侍省都知黄晃押伴令平江府

排辦議十七日就韓後圃山堂隨行屬官總制提舉官預坐使臣等別坐酒五行西樞云种夷叔靖康初被旨巡河朝辭日賜宴所居蔡氏之第吏部侍郎王時雍押伴屬官預坐右相云諸處探報淮陽軍等處往往抽廻人馬歸京師以備岳兵韓侯亦云韓晚到堂因話及京城被圍之事當時南壁正金人所攻之處而以盧襄李擢當之韓亦慨然歎息也　十五日望拜二聖已奏事進呈信州奏以車駕巡幸進銀萬兩上曰此物得之何

處儻府庫有餘自當獻之朝廷或取於民則不可也更當詢問果取於民便當退還某等奏曰陛下卹民如此朝廷約束甚嚴方州必不敢爾韓世忠辭免賜御筵有旨不允降詔　十六日批旨諸軍押燕官楊沂中張俊軍差淮南提點張成憲韓世忠軍差揚州守臣李易劉光世軍差江東漕臣向子諲先是降旨宴犒諸軍並依紹興四年例既中使賜除濕丸數十斤付密院以備給賜士卒先是趙密巨師古兩軍自杭護衛至此多病重

腿之疾一日宰執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藥院修合且遣中使押御醫親至軍營人人看候分給之服之皆効此其餘者也又以其方賜某云　十七日進呈岳飛乞終制某等先議定奏稟以飛累有陳請亦屢降指揮而其請不已欲上親筆批回劄子上曰惟宰執有此禮他人不可卿等可作書但云得旨封回可也退而右揆以書封去是日劉光世奏敵添兵戍陳蔡間而劉豫亦於潁昌積穀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密院刻擇官申中和言

太白已過左執法以陰晦不見先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黃道微高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丁巳筆錄

紹興七年丁巳歲

九月自紹興被召是月十六日入建康對於便殿叙志已上曰卿人望所歸豈應久外某辭以今日規模與臣所見不同上曰將來別作措置　十七日宣制授左僕射　十八日留身奏事上問防秋大計某曰淮西雖空

鈌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某曰其來太遽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復爾也臣前日奏陳固已悉之今國威少挫兵勢亦弱若遽自退縮即益弱矣却須勉自振厲為不可動揺之勢尚少堅士心不至委靡上深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輙動執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為安慰之某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謂朝廷莫敢誰何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不為用我之所

賴唯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沃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自入見每留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遠之過余每隨事開解

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變軍民不見朝廷有所措置欲降一手詔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張浚了降詔余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余又曰

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爲宰相矣功自功過自過不相掩也
初七日夜内降周祕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凡御書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問早晩即時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即施行明日榻前解救開陳再三上意終不解余乃曰浚所犯不過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誤國如此私罪有餘又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行遣

如此之重外間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於諸將即唐末五代衰亂之風今幸未至於此余又曰雖非諸將之言今謫浚如此亦足少快諸將之意上曰此不卹也余又曰向來浚母未出蜀時陛下特遣中使宣諭勿遣今乃使之為萬里之别生死固未可知豈不傷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與嶺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處與嶺外何異但且名目不謂之過嶺也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

上曰且更商量來日再將上余又留身再三懇奏拜於榻前上曰浚平日凡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卿賢於浚遠矣然今日作壊得如此使朕極難處置卿亦難做余曰此則天下共知雖為國家無窮之患原其初不過措置失當而已偶因措置失當遂投嶺嶠之外臣恐後來者以浚為戒不復以身任責矣上意乃解於是分司之議始定　初九日降旨張浚責授左朝請郎秘書少監

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二十五日謝大禮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諸書先是士大夫相知者責余作相踰月未見有所施設余答之云今日之事有如至虛極弱久病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大耗自非緩緩溫養之必致顛覆方此危迫之際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鎮之若欲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非老拙所能且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不量力之過亦足為戒矣一日上曰令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余

曰淮西寂然無事不須勞攘但外間議論便謂朝廷棄
却淮西以兵家舉措言之一軍潰散却補一軍分明是
怕他却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動上
以為然是月董弅徽猷待制知嚴州先是弅任中書舍
人余罷政之十餘日諫官陳公輔論二程之學恐惑亂
天下於是下詔曉諭董權禮侍録黄下部吏欲鏤板董
曰少俟他無所云也郎官黄次山白臺諫謂弅沮格詔
令侍御史周秘彈之弅以殿撰出知衢州其後給事中

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遂進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

弅者邪此風不可長可與在外差遣當國意甚沮由是

善類稍安次山遂除湖南提刑弅至是始除次對一日

奏稟來春去留之計請陛下更留聖慮將來回蹕之後

中外便謂朝廷無復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竊

竭民力殫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却許多事功

此等議論不足卹也余又曰昨日進呈劉麟以鄜瓊書

送岳飛瓊書云昨在合淝已聞大齊政事修明奉法向

公人民安業今既到此目自見之投身効命合得其所
賊為夸大之言不無縁飾然聞刑法極嚴蹔人亦畏憚
官吏上下委無毫髮之擾上曰也是嗔他如此不得余
乃曰陛下承二百年太平之後州縣玩習相師成風吏
强官弱民無赴訴若非嚴加刑法無由整肅又念祖宗
以來純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國長久欲絶復興雖朝
廷法令時有更張至於祖宗仁恕之心則列聖相承未
嘗少變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為加酷於

天下為今日計欲富國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擇郡守
縣令衆多不能擇監司則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
則民自受賜上深以為然一日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
曰前日覩朱墨本内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余奏曰朱
勾者最係美事皆蔡卞輩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
知去取耳且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為堯
舜主不願陛下為唐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簽則云所引
狂悖今删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

直也使唐魏徵王珪輩傳中不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為納諫之君上深以為然余又進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者蓋屢聞直聲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為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為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為魯諱者大惡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所載吳奎之疏皆讜言正論人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

乎何諱之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進曰臣去國半年餘今者再見清光竊觀聖意稍異於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尋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說相搥撼其實紹述之謀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詞朝夕浸淫罔覺也如程頤之學每貶斥之以為不可用余曰秦檜莫為陛下說些正論上曰並無一言自卿去國在庭之臣不減其舊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觀為此謀者不過持中論以眩惑聖聽以謂不可太分别當兼收並

用庶幾得人之路廣大無遺臣竊以為不然取人之路雖廣使君子小人並進亦何為治與其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大抵持中論者便是沮遏善類之術分别善惡唯恐不嚴稍似寛容則乘間透漏落其姦計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於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於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今君子常屏棄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為然進呈高世則乞不攽使元帥府結局轉兩官恩例得旨依奏執政奏曰莫却别與此

恩數否上曰只問他宣仁族屬比之諸后家所得恩數如何可取會也次日降指揮令吏部檢會宣仁后族屬未推恩數申上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則近族宣仁升遐時恩數甚薄其家並無作使相者欲以此寵世則是日余留身奏曰世則恩數已降指揮令吏部檢會此乃他日題目庶使人曉然知其本末不駭聽聞然今年一年之間三除使相韋淵士褭錢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臣欲將世則除命少待

來春上曰卿所慮極是非晚令世則辭去直待來夏未晚也　二十九日進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迫於威命不敢固辭然區區之誠已嘗縷縷陳奏今已冬深雖別無警報獨不知來歲動靜如何要自今日議定去留或可留即但當措置防守或以為不可留即宜從今徐作動計亦恐一兩月間别有不測驚擾庶免緩急倉卒之患上曰來春去留未議但論來秋之計當如何余曰若車駕留此則來秋防守猶如今日或茲暫回

臨安即俟有警進臨平江或復幸此亦可惟此兩途別無他說大計既定其他瑣細措置當款曲商量進呈奏曰車駕稍移近裏似為安穩須使淮上畧有措置及使諸將各思向前無退避之意則車駕庶幾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時每與張浚議此亦屢奏聞止令諸軍各分一萬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為堅守之計萬一敵至得則進攻否則退守或牽制或尾襲刼寨抄掠晝夜擾之而我之大軍悉屯江上彼雖甚銳安敢遽前此臣之

鄙見也近自紹興蒙被收名再嘗以敷奏恐士大夫謂臣擬為此說欲符合諸將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記此否上曰卿固嘗言之奏章現在當付中書卿與執政一觀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暫回臨安即復以建康為行宮守臣兼留守差內侍主管匙鑰留親事官備洒掃百司官府並付留司看管以備時巡一如兩都故事為往來之計若金人舉國來寇即舉行甲寅年捍禦之策此又臣之鄙見也願更詢問參政張守而下當各盡已見

子細商量張曰不過如趙某所論無可疑者但願不輕
動爾余進曰臣昨來所論正不欲輕動奏劄亦已具之
矣臣初至此時人情極不安議論洶洶臣一切不顧堅
忍靜坐以待之今幸無事却須議定來春大計也諸人
各有進說正不敢專主不動之議余又進曰臣之所說
自去歲迄今止是如此更無枝蔓亦無改易上曰朕固
知之莫暫回為便否顧諸人曰卿等以為何如議論定
否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餘合措置事卿節次理會

余曰今所先者諸軍營寨便令計置及於鎮江多備舟楫亦恐緩急放散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辦也議既定余又曰來春之計既定止是防秋萬一有警報須是車駕前進一步庶幾鼓作將士萬一少退則崩解不復支持便以今日之退為失策矣上曰自當如此上曰兩河故地朕豈敢為意但使朕父子團集及得一朝陵寢朕之志願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必有悔禍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寢食不忘也某又曰

人君與臣庶不同茍一念志誠上天必須感格語及此
聖懷感動惻然久之某又與西樞亦不任悽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轉左光禄大夫以進書也進
呈呂本中乞宫觀上曰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時所
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胡紡報淮陽舟愈遠向上
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書言合淝之役麟既退走光世
追之道遇伏兵發光世幾為所得賴諸將力戰王德之
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負交椅者亦戰死傷

折亦衆但未見其數右相奏光世得四百舟準備朝廷使用又奏須俟張浚軍回乃往鎮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數日來外間傳言日中有黑子司天臺曾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見如一李子大兩頭尖今消欲盡矣其占陰干陽某奏曰臣徧閱諸家占書其説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掩君之惡令不見百姓惡君始有此變其餘占候不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尋常災變願陛下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無惜黜責

以答天戒上曰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懼修省更乞陛下留意　初五日進呈右相奏擬韓世忠與金帥并其屬將書先是秦相奏言金屬將乃主帥之壻今聞統兵在山東宜作書與金屬將俾達於主帥責助賊豫為背天逆理之事何以為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賊兵既退何用此為且留俟浚歸議之某曰淮西既定士氣方盛之時浚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則留下劄子當批付浚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浚書云

建康府入納鹽鐵甚盛用兵之効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來往某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渡江後來鹽法歲變或至再變自紹興四年冬立為對帶法明年秋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兼行二年不變入納甚匀比之常行亦自增羨　二十一日右相西樞見訪會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即累求去右相既歸日治行計初議正初曲赦廬壽光濠四州才冬節開假便作禮數後商量止

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既近俟頒赦已然後為之亦是防秋結局也蓋十一月初上既見許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客賜乞留身謝之余㞐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懇告求去上語雖未允意亦許矣下殿更不批旨歸私第食後入文字訖乃登舟少頃押入都堂治事復歸舟中來旦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於君臣之間無毫髮不足細察之

卿與張浚終難同立朝也朕當全盡進退禮數煩卿一往紹興也某懇求宮觀上不允既退押到堂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不得般出　初四日同奏事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復歸私第晚歸舟中　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復歸舟中右相西樞見過　初六日降詔不允　初七日忌例不鎖　初八日鎖院　初九日降制朱子發行詞是日宣麻　初十日受告閤門是晚批出趙

某令朝辭上殿并正謝　十一日正謝　十二日朝辭上殿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正德文集卷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 轂

忠正德文集卷九

宋 趙鼎 撰

使指筆錄

王倫等申稟將來到金國有問對事下項

一和議成若過有邀求合如何對　和議成若要歲幣須量力應副緣兵火以來諸州例皆殘破户口耗減難比已前全盛時除歲幣外或有邀求應副不得過幣銀絹各不過二十五萬匹兩

一和議成許還土地却要逐州稅賦合如何對　稅賦合隨地土若以地土見還却要稅賦與不得地土無異如前項歲幣則可稅賦則不可歲幣便是稅賦

一訪聞大河近年不行故道向著近南今若議和以河為界却只以即今新河道標立界至合如何商議　大河須是舊來濁河應陝西京東路州軍皆是若以新河為界全不濟事須是盡得劉豫地土

一若到前路依例先來取國書合與不合發去　先取

國書合依例先發副本

一若到軍前及金國詰問招納如何對　招納事皆邊將所為朝廷已行戒約若和議已成自無此事

一如到梓宫前合服初喪服若金人不容合如何論對　到梓宫前如金人不容服初喪服合隨宜服皂帶去佩魚之類若入本界即服初喪之服

一許和之後欲行封册移損尊稱合如何對　上即位已十二年已四次郊見上帝君臣上下名分已定更不

煩行此禮數切須拒之斷不可從也

一金人若問既和之後必便移蹕還汴京合如何對

若盡得劉豫地土及宗族盡歸即修奉陵寢開淘汴水

俟漕運通行儲積足備及軍營百司修繕備辦方可移

蹕

一問因甚不差執政大臣來合如何對　為和議未成

未敢輙差執政若和議已成所差官自有故事

一將來到軍前堅請移蹕建康就便商議如何對　建

康為經殘破百色不便難以久駐兼與臨安相去不遠
商議事自不相妨
一許迎請梓宫有合先奏禀事未委倫等合與不合先
歸 迎請梓宫若見得的確先歸無害
一議和之際若遣使人議事合與不合同共前來 若
土地宗族悉如所請事意分明及所須度可應副或要
再遣敵使即與同來如和議未定事不分明即不須敵
使再來

一若許和議萬一却欲只以現今地土為界或別要地土換易合如何對　若只以見今地土為界或別要地土換易但云欲歸稟於朝使人不敢與決更不可將帶金使同來也

一所有本朝叛將舊在偽齊今來和議既成乞於未交割前先與赦貸　和議既成即已前叛將自合赦貸

一敵情譎詐難保或有事干國體從權應答候回日抄録呈納　除十四項事外如到別有事干國體自合從

權應答仍體度須是朝廷可從之事

辯誣筆錄

余叨塵踰分續効無聞固足以招致人言重干典憲而又學術迂僻與衆背馳其辯宣仁之冤誣正裕陵之配享無慊於心無負於社稷無愧於天地神明而兩家之黨布滿中外怨讟四起叢於一身矣銷骨鑠金何所不至度其勢力將寘之必死則凡今日流離之極而尚延殘喘者皆君父委曲庇護之賜也有此僥倖尚復何言

然前後論列踰數十章其間寧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之誤是不得不辯其他細故無足深較謹擇其尤者作辯誣

一張邦昌僣竊干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親奉玉音之語　辯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得省劄稱朝夕大金師退奉聖旨差府曹一員省郎一員抄劄遺下軍糧馬料次日工部侍郎司馬文季與余簡封題云提刑直閣繼得開封通引官姓白人劄探除目帖子報開封士曹趙

某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轉運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陳
士曹閣子内與數同官會話令刑椽郭璋獨在可以爲
證時十二月二十七八間也先是聞開正大金師退宰
相何文縝廣坐中論師退後措置事首言京畿蹂踐酷
毒須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時止有提點一員盡總諸
司之事俟師退須赦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員兼漕事當
於士人中選通曉民事者坐客薦洛州通判趙子昉何
曰子昉固佳但資淺爾須於府曹省官中選之程伯玉

司馬文季等數人同聲曰若求於省府官無如開封士曹趙某者何曰得之矣屢有人薦使除職名即呼中使具除目將上次日批旨正月初畫黄下吏部户部侍郎邵澤民聞之走見何相薦宫教耿洵填士曹之闕何曰已除趙子昉蓋初議纔憲不成復以此處之在外無日下供職指揮適當多事舍人行詞留滯未給告閤車駕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點撿出城骨肉置局延真宫二月初天地大變六宫皇族相繼取詣軍前一日宋退翁

胡明仲過延真率余同見府尹時有金使二人來府中

催促應副退翁家謂余曰瑶華當祝尹深藏之以備無

㸃待元帥之歸余曰何人可托須有力量可保者退翁

曰戚里王某詵之子内侍則邵成章既見尹適金使在

坐不容交談退翁於掌上書瑶華二字凭尹書几展手

示之尹曰何為退翁曰藏之尹良久乃悟曰會得會得

是日晚退翁作劄子詳言其事託余達之於尹瑶華舊

在州北城破遷之延寧宫未幾延寧火尹議家歸之孟

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其後迎入禁中垂簾以待
元帥之歸其謀實始於此逮邦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
議誘之故邦昌敢任其責三月末間金人漸次引去一
日舊同官呂言問見訪云朝廷議迎請元祐后歸禁中
家兄令言問與孟氏議定兄舜徒也言問與孟氏親故
舜徒委之言問後作垂簾記備見本末後數日余得行
首司帖子請召議事至崇政殿門外閤子中見王時雍
呂好問馮澥同坐時雍顧謂余曰煩公以畿內之事出

除目一紙示余除直秘閣京畿提刑兼權轉運副使余起立白時雍以私計不便不願就此時雍作色曰今日之事須大家擔負余曰府官冗賤何預國論時雍怒甚不復言舜徒恐激作禍生謂時雍曰且只以府曹兼權又謂余曰府界職事府曹兼領何害兼有正月初成命余曰若於差權劄子內備坐正月初指揮乃敢就職時雍益怒面色變青徐取筆勾去直秘閣字舜徒又曰府界事無限且先理會東路祇備元帥之歸所以煩公正

為此也余曰聞金人留兵二萬屯河南武陽縣界如此
即游騎四出府界何以措手舜徒曰近遣從官數輩至
軍前懇告令則盡發過河更不留一人一騎在河南余
曰東路蹂踐尤甚直抵南都更無片瓦舜徒曰元帥府
官兵極多須廣作蓆屋以待余曰府界無一人百姓使
誰為之又無一錢支用時雍方發言曰此等事自當應
副公可條具申來余歸至晚得差權劄子猶豫未決適
提刑屬官孟某來參不記名問知是后家因叩呂言問所

說孟曰此議已定某適離家時見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既得此說走見户侍邵澤民問子細未及坐定澤民曰適自部中來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鏍頭面裝褁内人就孟宅迎太后還内於諸人家抄劄家資内尋覔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澤民曰數日前馬仲時謂殿院馬伸已上書太宰相公請速出外第且乞遣使迎元帥邦昌得書極惶恐便欲出居東府諸公謂敵騎尚有在青城者恐別有變生少隱忍數日為使令聞

後騎已過中年邦昌豈敢一日留滞當亟請垂簾一如
初議也如遣使則已發數輩近又差謝任伯克家捧寶而
往余曰何寶澤民曰大宋受命之寶的當無如此者余
既聞此始敢交職事幾憲公使造酒月給甚厚余只請
士曹之俸不受一錢供給令料錢歷可考也不數日太
母垂簾邦昌易服出外第垂簾之次日余到都堂白事
適見邦昌自崇政殿門出循廊而南朱衣前導堂吏隨
之三衙一人從後來不知姓名陛階稟邦昌欲差班直數人

導衛邦昌踴身頓足大叫曰公等如此不相卹余見邦昌於都堂閣子對坐茶湯是時别無執政前日暫權者皆已退歸舊班余出劄子再申明所權執事次日降太后聖旨差權余然後方敢舉職又乞支降錢帛前曰王時雍所許者邦昌謂余曰要何用余對以蓋造蓆屋以備元帥之歸邦昌取筆判依申支給前章謂余干王時雍求京畿提刑又謂余有親奉玉音之語則天地鬼神實臨之

一權京畿提刑日糾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師　辯曰丙午冬金人分兩路渡河直抵畿內西自洛陽東至南都南自潁昌北至大河皆為金人占據京師在數千里重圍之中仰視但見青天白日而道路不通中外斷絶四方萬里之遠郡縣櫛比官吏享厚俸兵級坐食衣糧者不可以數計而優游自若無一人回首一顧者安得所謂勤王之師月餘城破敵分兵屯列城上下瞰城中百萬生靈猶机上之肉明年正二月間陝西大帥范致虛

遣兵萬人使辛企宗將之出崤澠敵令西京所屯兵迎戰甫交鋒西兵敗走去京師猶在十程之外東南之兵聚之淮甸盤桓不進三月間二聖已出郊趙子崧總兵一項自陳蔡稍逼咸平界遠望敵騎數百奔潰不可止約自相蹂踐死者盈路遺棄金帛鉅萬不可數計騎厚載而歸此則勤王之兵也時余在開封供職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謂之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劄兼權憲漕時敵退城開已數日逮交職事敵騎已過鄭州二帝北

遷渡河已久京師官吏悉趨元帥府所謂京師者數千
里屯礫場中巋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況保甲一
司自有武臣提刑專領余權攝時文臣見闕係武憲汪
長源兼領余從長源交割得之畿縣諸公悉來相見不
聞有保甲在京亦未嘗說及也隆祐垂簾之初劉光世
一項自鄜延來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長源户部郎官李
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潁昌境上直趨濟州後數日李
革見訪余始知光世之過也後章謂余權京畿提刑日

糾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兵則天地鬼神實臨之

余初被權攝指揮專為措置東路奉迎元帥自權領之後往來雍邱陳留水陸措置朝廷差中書舍人張澂(達明)提舉迎奉一行事務余見達明議事以驛頓什物全闕次日得省劄具數申户部許於諸人家抄劄什物内闕請後闕到載往東界余至雍邱編排田中路逢樞副李回(少愚)右丞馮澥(長源)同舟南下相見舟中余謂二公論京畿蹂踐既酷即今猶有潰兵及饑民

嘯聚者時時出沒流民不得安業乞差兵彈壓等事
二公深然之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勸進五月初上
即阼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請車駕還闕至六月初余
申都省以京畿措置就緒遠邇寧靜勞來安集恐非
時暫兼權者能辦乞早差正官前來交割凡累申不
報方朝廷節次行遣圍城諸人議論洶洶之時余敢
露章求罷而朝廷不聽其去自以權攝始末可考朝
廷亦知之而不以為事也兼權之人凡有數等除別

以罪斥外應執政官有自落職宮觀而復舊物者皆責散置李回范宗尹之流是也有自樞副陞右丞者馮澥是也有自侍郎權尚書者謝克家邵溥是也止於落職而已有自從官權執政者吕好問是也事體為最重洎上即位正除執政進退恩禮未嘗少貶以其權執政日於圍城中募人間道詣元帥府密陳城中款師事狀之功也其後宰相議圍城之罪悉欲殺之上終薄其罰者以預知城中始謀權立之詳也其

自開封少尹權都司者葉份之徒是也自監丞權少監者李佩之徒是也自郎官權卿少自館職權郎官不能盡記皆置而不問也洎車駕渡江之後洞照本末當時權攝之人悉皆召用李回復入樞府謝克家再為尚書相繼入參大政范宗尹召為中丞未踰年拜相此皆權局中情重而責降散置者葉份元不離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開封右判官權京畿監司是為外補未嘗超獵比之諸人不猶愈乎邦昌之入城

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禮見之於南薰門下邦昌下馬相揖入幕次請從官就坐邦昌厲聲曰誰為此謀公等各為妻子計乃欲寘邦昌赤族之地耶諸人惶恐無對乃請邦昌居尚書省留守司差從官十員相伴遊說邦昌拒之甚堅余亦竊聞一二諸人初謂邦昌曰今日國祚不絶如線太宰受國厚恩正是論報之日謂宜勉徇軍前之意欵退敵師即日遣官奉迎元帥一面邀請元祐后垂簾然後退就舊班且

速議勸進既建大號未必不以為功也邦昌曰諸公誤矣元帥府將相已備他日聞二帝北遷未必不便正位號唐明皇在蜀肅宗即位靈武投機之會不可失也諸人曰才聞師退急遣使勸進此亦一機會也且本謀專為社稷計他時誰不相諒邦昌曰此事安可户曉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何諸人又曰今京畿百萬生靈性命所係太宰設心如此天地神明亦必知之邦昌初慮師退之後别生他變既聞垂簾之議

始有回意後兩日御史臺告報百官并寄居待次官及京城父老諸軍將校並赴尚書省官員立廳上父老將校立庭中少頃堂吏引邦昌出閤子立柱廊上士大夫建議紛紛邦昌拒之辭亦甚敏辯其中一人謂衆曰不須如此便可山呼邦昌倉皇走避百官未退余與府僚先歸臺吏遮攔且曰一城百萬生靈性命決於今日官員門且更告他太宰衆謂之曰府中應副事冗自來集議等事才到便退未嘗干與乃使

之去出省門逢王伯時立之小立語及邦昌堅拒之説

伯時曰須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時足以襯刀若使蔡

京為之必别有措置反為大患襯刀謂斬也户曹李

沆曰少卿且低聲此語傳播愈更艱難矣初大變之

後敵移檄城中議所立者云選世有名德之人諸公

議曰衆所共知者惟吕舜徒司馬丈季又惜其忠賢

之裔萬一為敵所污又見元祐之家一事當求一易

制而不為人所顧惜者如邦昌之流可也邦昌久在

軍中與敵相熟敵人之意亦在於此即遣翰林學士吳正仲入城取指名狀城上四圍兵合張其勢以逼之日晚議未決將欲變生宋齊愈預聞初議者遂書邦昌姓名以授之軍中諭以此命邦昌辭之甚哀切以至號慟悶絶仆地扶歸帳中不復食敵遣甲士百餘人露刃相向且斡開口灌以粥飲而邦昌終不從敵之謀臣曰莫若送之城中使自為計立一日限事若不成縱兵齊入不使一人得脫故邦昌之入在城

士庶軍民祈哀萬種議既定有司告報百官集闕門之外敵使五人自南薰門入甲騎數千衛之捧册文前行閤門等盡用敵人邦昌乘馬出尚書省後門大號於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東望再拜是時甲兵如雪環列城上鼓聲不絶天日昏暗風沙慘然士大夫相顧面無人色邦昌亦揮洒不已步自宣德西門入敵使隨之至殿門五使先退恐庭中禮數有所未盡不欲見之相回避也邦昌陞殿倚西壁立百官隨入

錯雜紛亂無復行列邦昌遣閤門一人下殿諭廷中曰實為生靈本非僭竊官員將校等並不得拜百官既拜或起或伏仰視邦昌倚壁鞠躬側首北嚮殿中但設空御坐而已先是被圍之初有旨權罷國忌行香邦昌禮數甫畢次日告報依舊制行香但無奉慰之禮以此示都人以見意也後不復登殿止坐升陽門百官禀事長揖階下從官登門即坐但以字相呼一如執政見士大夫之禮事定畝議退師欲留兵三

萬為衛邦昌懇辭之又欲留兵一萬屯河南武陽界恐緩急京城要用邦昌又辭之既不敢留兵所以急於迎奉隆祐還宮敵退未旬日太后垂簾即日名元帥勸進權中書舍人汪藻行辭有云晉獻之子九人獨文公之在外漢家之業十世至光武以中興引證最為切當又句餘邦昌趨南都上踐阼封邦昌郡王謝表云姬旦攝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紀信乘漢祖之車本期誑楚比其本意也然其間舉措不為無失如

迎隆祐稱宋太后之類敵騎雖未盡渡河敵聞之有
四戈之患後來誰肯委曲見察賴聖君在上憐其本
心故止及其身而置其家不問親族之家亦不絶其
禄仕可謂忠厚之風盛德之事矣況如余輩庶官時
暫兼權未嘗超陞未嘗增俸么麽不足比數宜其弗
以為罪奈何怨家讐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緣
飾以無為有如親奉玉音集保甲以拒王師之類必
欲寘之死地而卒蒙矜貸獲保餘生皆君父之賜也

一某謫潮陽岳飛自岳鄂以金五萬貫𧹞行某受之不辭交結叛將識者為之寒心 辯曰自渡江諸大將與廟堂諸公並相往還禮數唯遇生日以功德疏星香為壽而已岳飛後進并生日禮數亦復不講某謫潮陽庚申七月初一日指揮也初六日得明州公文繳到刑部牒即日上道時岳飛在鄂州相去二千餘里何由通問至當年十二月間得飛一書謝轉官而已來人云因過福州張丞相處下書蓋自福州至潮由循海入江西乃

其歸路某以通封公狀謝之未嘗答一字次年正月末間又得一書亦自福州經過賀年節書也某以謂既不答書不必開看亦以通封公狀謝之并來書復付來人齎去不曾開拆也書且不留何由有金五萬貫以五萬貫之金須用兩人擎擔必不輕付須有管押之人令岳飛既死無由考證然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又邸報坐到岳飛案款在酉年春末罷兵柄入樞府之後飛發書來潮陽在申年冬末時猶總兵鎮上流也謂之交結叛將

可乎況來書未嘗啟封復還之邪且諸將總兵在外每
因職事咨稟廟堂諸公必有書答之飛最速書辭最勤
已前有書往還者皆謂之交結叛將可乎此不待辯而
可明者以事體頗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褭辛永宗赴闕各有賄遺請求　辯曰某戊午十
月末罷政知紹興府冬至節士褭以宗司瑞露酒十壺
見餉十二月得請奉祠寓居能仁寺過歲某始生之日
褭又以十壺見贈適淮上諸將送糟淮白數頭兕犯十

餘隻鶴把十數對遂以白魚二頭作一合兎把二隻鶴十隻作一合復贈士㒟蓋所以為答也某是時杜門謝客至正月末聞士㒟遣其子不議來訪某嘗差不議權浙東屬官故衩衣直入書院見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緣腹疾未能起發而舉市無附子令稟覆如宅庫有附子否數枚某尋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謂賂遺也二月初士㒟來相別坐未定謂余曰昨日得臨安相知書云相公差知臨安非晚命下某聞之駭然謂㒟

曰渴疾如此公所親見如何逮適公到闕便當奏事上不問則已萬一問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幾可免此外别無一語是晚傻有簡借坐舡至蕭山某田簡謝之因言適所奉懇舉家休戚所係幸公留念葢欲以疾苦奏知此所謂請求也又數日辛永宗相訪云被差京畿提刑非晚前去且言相公必有重擔子與他擔負聞已有消息矣其言與士傻相符聞之憂甚亦謂永宗曰公過闕必對上不問即已萬一問及幸公以某疾

昔未愈奏之永宗曰會得會得至如賄遺之物雖滴水無之某平生立朝行己自有本末何至與此輩相往還永宗挾舊怨且以某在紹興府待之不以禮故撰造此説以相擠陷爾如某以渴疾自引至於再三方蒙矜允恩意深厚禮數優渥君臣之間初無間隙至奉祠養疾尤荷眷顧之意是時亦未有論擊者不知所犯何罪未委何為請求此不必質於天地神明士大夫所共知不待辯而明者以其事近卑猥故復言之

一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貫　辯曰某以甲寅八月初除知樞密都督川陜荆襄軍馬既正謝奏乞先降錢一萬貫充激賞次日朱丞相勝非將上進呈曰既開府便要錢用尋降錢一萬貫付庫收樁差使臣二人專監屬官兩員提舉凡一行公用什物之類及使人出入間探之費皆出此錢收支請領各有所司晝一中乞入蜀犒軍嘗支錢五十萬貫今在庫藏變易金銀寄樁俟臨行交割此物元不曾出庫至九月末留拜右相洎扈從親

征回遂以左藏庫寄樁錢五十萬支付韓世忠貼充大
禮賞給旣兼諸路都督軍馬府庫官屬不改逐月請雜
支用及食錢之類節次下左藏庫闗請二年之間不過
三二萬貫而已自有提舉及監官主管收支文歴可考
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内一時出視師謂之行府右
相專在外凡朝廷應副督府錢物盡歸行府無慮千萬
而在内督府所總止於前數旣無所管之錢不知從何
盜用洎某再相督府已罷舊監庫使臣者猶在密院偶

因事斥去作處州兵鈐後見言章有十七萬之説郡中
廣坐憤然厲聲謂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減罷首
尾監庫唯某一人若謂趙相私用庫錢一十七文亦無
之某又不是趙相處得意之人將某趕出來事有不平
難為認受人雖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須知之此
語頗流傳也此事初出於呂祉祉得於一要人達之言
者前來章中已有此事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復
來爾如親奉玉音之語及資善堂汲引親黨之謗皆出

於此使某十年遷謫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嘗謂怨嫌之禍小忌嫉之禍深自古皆然怨嫌之禍既釋即已忌嫉之禍無有已時此其可畏也

一資善堂汲引親黨　乙卯春資善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謂某曰適得旨專令相公擇資善堂官一員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學識淵源人物緼藉可以為師範無如范沖者此言纔口即荅未嘗出於思慮當時止為得旨擇人若謂有他意則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退亦思

之恐涉嫌謗又念古人内舉不避親之義於是言於上

自信弗疑不慮後患此則某之罪也命下范沖力辭且

言獨負終日在内恐涉嫌謗遂又進擬朱震二人更直

舉朝内外皆以為得人後因臺諫諸人奏事上盛談二

人之賢諸人奏曰天生資善官二人無與比者翌日上

以臺諫之言語執政顧某喜動天顔某亦以此自喜不

知為今日之患也然又有一事最為切害跡狀曖昧無

以自明此所以摧心飲血負屈銜冤抱恨無窮死且不

忘也某丁巳秋再相適岳飛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飛昨
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飛所宜與某奏曰飛不循分守
乃至於此退召飛隨軍轉運使薛弼諭之曰大將總兵在
外豈可干與朝廷大事寧不避嫌飛武人不知為此殆
幕中村秀才教之公歸語幕中毋令作此態非保全功
名終始之理弼深以為然曰當子細諭飛且語幕中諸
人也若謂某結飛使之為此寧肯使人諭止之前譖者
謂某汲引親黨僥倖他日後譖者謂某結飛欲以兵脅

朝廷嗚呼讒人之言一何酷邪此自古人君惡聞之者殺身滅族之禍也尚頼君父慈憐得保首領非其幸歟萬一再見天日當瀝膽披肝一訴始末然後退就鼎鑊無憾矣嗚呼皇天后土實臨鑒之

忠正德文集卷十

宋 趙鼎 撰

家訓筆録

吾歴覾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衆必立規式為私門久遠之法今參取諸家簡而可行者付之汝曹世世守之敢有違者非吾之後也紹興甲子歳四月十五日得全居士親書

第一項 閨門之内以孝友為先吾平日教子孫讀書

為學正為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為法不待吾一一言之

第二項　凡在仕宦以廉勤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已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三項　諸位中以最長一人主管家事及收支租課等事務願令已次人主管者聽須衆議所同乃可

第四項　子孫所為不肖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諸位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再庭訓

第五項　歲時享祀主家者率諸位子弟協力排辦務要如禮以其享祀酒食合族破盤

第六項　旦望酌酒獻食如平日長幼畢集不得懈慢

第七項　遠忌供養飯僧追薦如平日合族食素

第八項　應本家田産等子子孫孫並不許分割自有

正條可以檢照遵守

第九項　歲收租課諸位計口分給不論長幼俱爲一等五歲已上給三之一十歲以上給半十五歲已上全給止給骨肉女雖嫁未離家并壻甥並同其妳婢奴僕並不理口數不在分給之限

第十項　宅庫租課收支等應干文歷並收支單狀主家者與諸位最長子弟一人通行簽押其餘非泛增損事務亦須商議

第十一項　甲年所收租課乙年出糶收索至丙年正月初據所收之數十分内樁留一分約度有餘即量增以備門户緩急内有官人到官支住罷官到家仍舊支給

第十二項　樁留錢歲終有餘即撥入租課歷正初混同計數分給樁留

第十三項　田産既不許分割即世世為一户同處居住所貴不遠墳壠

第十四項　仕宦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産養贍有餘

即以分給者均濟諸位之用度不足或無餘者然不欲立為定式此在人義風何如耳能體吾均愛子孫之心強行之則吾為有後矣

第十五項　他日無使臣使喚即於宣借内擇一二人善幹事能書筭者令主管宅庫租課等事稍優其月給庚或盡心所給錢米正初分給時撥出或季給或月給

第十六項　主管宅庫人專管宅庫應干事務諸位不得私役及非理凌虐

第十七項　罷官於他處寄居者更不分給租課

第十八項　每歲收索租課預告報管田人候見本宅衆位子孫同簽頭引及主管宅庫人親身到彼方得交付如諸位子弟衷私取索即不得應副如輙支借將來計筭本宅並不認數

第十九項　諸位子弟不得於管田人處私取租課如敢違者重行戒約及時私取錢物於分給數内尅除外更令倍罰謂如私取十貫已尅除十貫更尅除十貫之

類

第二十項　每正初契勘當年內如有合赴官者據闕期遠近展一季分給如代者補填俟接人到據所展月日於椿留貼支契勘當年有任滿者即約度計口存留

在官者先以書報　候到家日依舊分給所留不足即於椿留內貼支有餘撥入椿留歷

第二十一項　每正初合分給時即契勘當年內諸位如有婚嫁每分各給五百貫足男女同

第二十二項　增添人口展修房户等應有所費並於樁留内支破其餘些小修造諸位自辦

第二十三項　應婚嫁主家者主之有故以次人主之除資送禮物等已給錢諸位自行措置外其筵會及應干費用並於樁留内支破主家者與本位子孫協力排辦務要如禮

第二十四項　非泛支用除婚嫁資送等已有定數外如祭祀忌日旦望等名色不一難為預定仰主家者公

共商量隨事裁處務要適中兩無妨閼

第二十五項　應祭祀忌日旦望供養之物及禮數等吾家自祖父以來相傳皆有則例人人能記不必具載亦不必增損

第二十六項　他日吾百年之後除田產房廊不許分割外應吾所有資財依諸子法分給諸子分自有正條

第二十七項　三十六娘吾所鍾愛他日吾百年之後於紹興府租課内撥米二百石充嫁資仍經縣投狀改

立户名

第二十八項　同族義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一毫欺隱乃可率下不可以久遠不至敗壞家法

第二十九項　古今遺訓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槩舉唯是節儉一事最為美行司馬文公訓儉文人寫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第三十項　應該載不盡事件並仰主家者公共相度從長措置行之

右三十項恐太繁更在臨時擇而行之大意止是應田產不許分割每歲計口分給約束應本家所有田產並不許分割每歲據所入計口分給其詳在私門規式冊中可以檢照遵守子孫世守之不得有違紹興十四年九月初七日

自誌筆錄

趙氏得姓於趙城始封之地晉趙成季其後也余家出成季之裔世居汾晉歷古仕宦不絶藝祖初征河東舉族

內徙居解州聞喜縣今為聞喜縣人曾祖累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累贈秦國夫人祖累贈太師追封申國公祖母牛氏累贈秦國夫人父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母李氏累贈秦國夫人母樊氏累贈秦國夫人余四歲而孤太夫人樊氏躬自訓導二十一歲鄉里首薦明年登進士第崇寧五年也初調鳳州兩當尉次任岷州長道尉以勞改京秩調同州户曹次任河中府河東縣丞丁秦國太夫人樊氏憂服闋調河南府洛陽縣靖康元年除

開封府士曹尋改右判官累遷朝請郎賜緋魚袋丁未
秋沿檄南渡寓居杭州遷朝奉大夫祠差主管洞霄宮
已酉春遷居衢州二月車駕渡江駐蹕錢塘是月被召
四月至行在所除司勲員外郎五月從駕還建康對於
普寧寺行宫六月除左司諫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
從駕平江九月除侍御史從駕越州十二月至明州除
御史中丞明年庚戌三月復還紹興五月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十月引疾奉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寓居衢州常山縣黄崗山永平寺壬子十月除知平江府道改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節制廬壽軍馬癸丑三月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節制蘄黄軍馬兼制置大使甲寅二月召赴闕奏事三月除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陜宣撫使尋改都督川陜荆襄軍馬九月充明堂大禮使是月末除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十月扈從親征駐平江乙卯正月扈從還臨安二月遷左僕射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

丙辰九月扈從駐平江十二月引疾除觀文殿大學士充浙東安撫制置大使知紹興府丁巳八月除萬壽觀使兼侍讀九月授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監修國史戊午九月哲宗實録書成授特進十月引疾除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浙東安撫大使知紹興府十二月請祠除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己未二月除知泉州四月落檢校官節度使依舊特進庚申五月請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六月至明州慈溪縣七月責授

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甲子十月移吉陽軍乙丑二月一日渡海二十五日至吉陽軍丙寅十一月得疾丁卯八月十二日終於貶所壽六十三得全居士趙元鎮自誌